



走在基层

广西:

文物保护从“政府事”变“大家事”

本报记者 郭凯倩

初夏的左江,碧水如镜,岸边的喀斯特山体上,赭红色的花山岩画在日光下愈发鲜艳。江岸的广西宁明县濛江屯,几位老人在树荫下闲话,不远处的宣传栏上,一份《花山岩画保护村规民约》格外醒目。

“这岩画是全村人的宝贝。”濛江屯村民林宁海说,村里组建了志愿服务队,村民一边常态化开展花山岩画景区环境大整治,一边向游客大力宣传《崇左市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条例》等,呼吁更多人共同爱护这一世界文化遗产。

在八桂大地上,一股源于民间的文保力量蓬勃生长,越来越多的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广西的文物保护工作,正经历着一场从“政府事”到“大家事”的深刻变革。

在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尧告村,一座由村民自发建立的拉鼓博物馆成了村里的新地标。这座博物馆的背后,是三百尧告苗寨近5000名村民共同守护苗族拉鼓文化的身影。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村里建起了占地500平方米的3层纯木结构苗族吊脚楼博物馆,馆里陈列的500多件(套)藏品,从银饰、绣片到古鼓、芦笙,几乎都由村民无偿捐赠。“这些老物件承载着咱们民族的记忆。每次向大家讲解拉鼓的历史和习俗,我都特别自豪。”尧告



在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当地群众向游客展示民族文化。 本报记者 郭凯倩 摄



今年初,尧告拉鼓文化博物馆开馆。 梁强 摄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广表戈壁上,有一位扎根乡土、守护文物的村民。2017年以来,他的足迹踏遍戈壁山川,默默守护着戈壁滩上的文物遗址遗迹,深受乡亲们信赖和尊敬,他就是基层文物看护员——玉山·托合提。

位于丝绸之路中线上之拜城县,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石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平国关城遗址等古迹,文化底蕴厚重,文物遗存丰富。

玉山·托合提与文物保护的缘分始于少年时期,这份坚守的初心更是源自父亲托合提·卡地尔的熏陶。托合提·卡地尔是村里小有名气的“文物通”,虽不是文物看护员,却始终义守守护村庄周边的文物古迹。玉山·托合提自幼便跟随父亲穿梭于戈壁山野,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耳濡目染之下,他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古老遗存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它们承载着历史与文明,绝不能遗失。”

丰富的文物资源也潜藏着风险。2024年夏季的一天,玉山·托合提在一次野外文物巡查时,一辆外地牌照的越野车停在他身旁,车内的人问:“这村子附近藏有宝藏,你知道吗?”凭借多年野外巡查的经验,玉山·托合提瞬间警觉:这些人可能是盗掘文物的文物贩子。

玉山·托合提随即将情况上报给拜城县文物部门,然后假意周旋,稳住对方的同时悄悄收集证据,为后续相关部门侦破文物盗掘案赢得宝贵时间。

村村民,同时也是这座博物馆讲解员的梁强开心地说。

群众的热情是火种,如何让群众参与从“一时兴”走向“长久兴”?广西各地正以制度保障、平台搭建、活动组织,为公众参与文物保护铺就一条大道。

桂林拥有3000余处摩崖、碑刻、石雕等石刻文物。作为广西首部石刻专项法规,《桂林市石刻保护条例》的出台,不仅明确了政府职责,更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保护,为石刻保护搭建“守护者联盟”。“石刻所在的乡镇有专人负责,村委会设立文物保护小组。更特别的是我们的‘认养’制度——市民可以像认养古树名木一样认养石刻。我们提供专业培训,发放‘文物保护员’证件,让民间力量真正发挥作用。”桂林市人大教科文卫旅游委副主任委员韦征介绍,目前,全市已有多处石刻找到“专属管家”。

在南丹里湖瑶族乡的白裤瑶生态博物馆,白裤瑶妇女何春耐心地为游客介绍着当地独特的民族文化。依托广西首创的民族生态博物馆机制,南丹、三江、靖西等地的民族村寨建立了10个生态博物馆,从民居保护到非遗展演都有村民深度参与。这一机制践行了“在地保护”理念,村民也成为民族文化的管理者和受益人。

如何让公众更专业地参与保护?“中华古籍保护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广西行”活动提供了参考路径。依托活动,广西古籍保护中心面向高校招募志愿者,大学生在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古籍普查登记、数字化建设等工作,成为古籍保护不可或缺的青春力量。

文物保护需要专业力量,同时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参与。当“政府事”变成“大家事”,这不仅是保护队伍的扩大,也是治理理念的升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众行动”文保格局的构建,让八桂大地上的历史遗珍有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全民参与 守护身边的文化遗产



▲“矾山有歌”音乐会在312矿洞内举办。

▶当地居民在柴桥头打卡墙前驻足观看社区诗歌展。

矾山生态博物馆供图



浙江苍南矾山:

建一座“没有围墙的生态博物馆”

本报记者 李 琤

在浙江苍南矾山镇,曾经的井巷工人朱为俊把自家客厅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展厅,面向公众展示记录矿山历史的矾塑作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矾塑传承人刘祖玮开办“矾客工厂”,用一把镊子、一把剪刀、一池矾液,每年让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學生体验矾塑这一非遗技艺之美……不远处的社区讲堂里,设计师、非遗传承人、返乡青年轮流登上“矾山有课”的讲台,讲述他们与“世界矾都”的故事。这座拥有600多年明矾开采史的工矿小镇,正在尝试一种全新的文化保存与社区发展模式——将整个镇域建设成一座“没有围墙的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面临衰落的乡村矿区。其核心在于颠覆传统博物馆将文物剥离原生环境的“标本化”展示,转而将自然环境、历史建筑、生产技艺乃至居民的生活记忆,都纳入到活态的、整体的“馆藏”,其首要原则是:生活于此的居民是文化的拥有者、阐释者与传承者。

苍南矾山拥有成为生态博物馆的先天基础。自2012年起,矾山当地政府与企业、居民自发建设了10余处主题展馆,展现了当地深厚的文化自觉。2025年初,温州矾矿遗址跻身《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如何让遗产保护真正赋能社区、促进地方振兴成为关键议题。

2024年,安徽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左靖和团队受邀进驻矾山。左靖作为扎根乡土近20年的学者,他的乡土实践覆盖安徽碧山、贵州茅贡、河南大南坡等地。多年的田野工作,让他深谙文化遗产保护要“回归人民、反哺人民”。面对矾山,他提出的以生态博物馆为顶层设计的社区运营方案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

项目启动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团队的精力都投入到社区营造工作中。“如果一上来就跟居民讲生态博物馆、双年展,太过抽象。我们必须先建立信任,让居民了解、接纳并最终参与进来。”左靖说。

“矾山有课”是每月一期的社区讲堂,也是与居民对话的平台。它不仅对居民进行知识输入,更让其得到价值确认:每一位居民的记忆与技艺都值得被倾听和尊重。与此同时,系统的口述史采集、家庭访谈、纪录片拍

摄工作同步展开。截至目前,团队已走访居民70余户,完成口述史档案20余份。这些工作像无形的纽带,将分散的个体记忆凝聚为社区的集体叙事。

在此过程中,居民的角色从“被记录的客体”悄然转向“叙事共建的主体”:以老矿工为核心导览员的队伍开始筹建,以家庭为单元的“微博物馆”正在孵化,面向儿童的美育工坊进入策划……生态博物馆的日常运营与阐释工作正逐步交由社区主导。

美国理海大学艺术、建筑与设计系教授张弛在矾山待了10多天,参与了口述史录制,聆听了山歌传承人讲故事,见到了做咸光饼的夫妇和“残疾人之家”的创始人。她说:“真正打动我的不是遗迹本身,而是矾山工业在人们日常生活里的渗透——那种对矾矿历史的追忆、珍惜,以及发自内心的自豪。”

在“矾山有课”的分享中,张弛带着居民一起设计“矾山地图”——这是一张记录着地方味道、气氛、文化、居民的精神,以及石板路上历史刻痕的记忆地图,社区认同在设计过程中自然生长。“一件由真诚的热爱共同制作的社区作品,一定会有它的动人之处。”这恰好就是生态博物馆的题中之义:博物馆不在建筑里,在关系里。

在地负责人郭婧雅见证了缓慢却明显的变化:矾山居民饭后散步就来观展已成常态,“矾山有课”上更自信地分享厨艺与见闻,大家也愿意在社交平台主动传播家乡变迁。郭婧雅说:“居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记忆、手艺和生活本身就是生态博物馆最珍贵的‘馆藏’。”

在矾山,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没有大兴土木,它是一场静水流深般的“社区启蒙”。其目标不是打造一个旅游景点,而是唤醒并培育一个社区的文化自觉与内生动力。当老矿工在自家客厅向访客讲述父辈的故事与技艺时,当居民自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家乡的变化时,文化传承便不再是悬挂的标语,而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文化遗产在基层最好的保护,是让其“活”在传承它的人们手中。苍南矾山的振兴不只需要物质上的投入,耐心与尊重比速度与规模更为重要。

玉山·托合提:

戈壁深处的文物守护者

本报实习记者 王思超

除了常态化巡查、阻击文物盗掘行为,玉山·托合提还主动投身县域文物普查工作。2024年5月,拜城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启动,熟知家乡地貌的玉山·托合提主动请缨担任文物普查线索向导,带着文物普查队员全力搜寻野外文物线索。

普查期间,凭借多年的看护经验,玉山·托合提提供了一条线索:在黑英山乡阿热盖买村3组西南约2000米处,克其克果勒艾肯河西岸山丘上,发现一座疑似烽火台的遗址。他向当地文物部门上报了详细位置、地貌特征和地表遗存信息等。经过文物部门踏勘、查看和测绘,确定是一处唐朝时期保存较完好的烽火台遗址,暂时命名为“库如力墩烽火台遗址”。经考证,库如力墩烽火台地处古代乌孙古道通往姑墨州的核心交通要道,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的重要节点,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截至目前,他累计为文物部门提供各类文物遗址线索35条。

作为一名文物看护员,玉山·托合提将热爱转化为责任与担当。他深知,文物保护工作需要群众的

参与和支持。为此,他经常走村串户,向农牧民宣传文物保护知识,讲述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激发大家共同守护文化遗产的热情。

这份默默奉献的坚守也曾让家人心生不解。很长一段时间里,女儿凯丽比努尔·玉山不理睬爸爸为何总是往戈壁里跑,连节日都不在家。直到后来有一次她随父亲野外巡查,看了父亲小心翼翼地清理遗址上的碎石,嘴里还念叨着:“这是千年前的文物,得轻点儿。”那一刻她才终于明白,父亲所守护的不仅是石头,更是弥足珍贵的“老家当”。

玉山·托合提的事迹,只是万千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生动缩影,他们是历史的守护者、文明的传承者,用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守护,诠释着基层文物看护员的责任和担当。



▲玉山·托合提擦拭文物铭碑。

▲玉山·托合提(右一)在乡间普及文物保护法。



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地区文物局)供图